

巴山旧事

又名:《巴方舞者》

巴方土族，一段改土归流的历史传奇；
英雄儿女，一份荡气回肠的生死爱情。

曹宗国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又名:《巴方舞者》

巴山旧事



崇拜鄂西大山

曹宗国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巴山旧事

第二十二章	王府里的罪恶·····	181
第二十三章	踩高跷的“山花子”们·····	190
第二十四章	万全洞事变·····	198
第二十五章	血色黄昏·····	207
第二十六章	假山虎啸·····	215
第二十七章	巴方舞者现世·····	222
第二十八章	土司末日·····	231
第二十九章	土家夜空升起了天灯·····	237
第三十章	丧鼓声声·····	244
跋：崇拜鄂西大山 ·····		250

心跳的是那鼓点，它像雄鹿在石板上奋踢撒欢似的蹦蹦跳跳，简直就是直接敲打着人们的胸膛。鼓师其实也就是乐队的指挥，他舞动双槌，时徐时疾点出节奏，间或虚晃一招，引领云锣喧天、金钹嘹地。那云锣啞啞就好比天上闪电划过长空，金光四射；金钹的啞且又好比高山瀑布飞流直下，钟鸣玉振；而马锣就一直当当地响，像山泉一样跳荡流淌。打勾锣的小伙子越发有劲，小小铜锣在他手里云雀般地跳叫，时不时啞的一声飞天一旋，落在手里又叮叮啞啞。

这一套曲牌名叫《牛擦痒》的开场锣鼓，直敲得天摇地动，周围的楼台和远处的山谷都为之回响。人们分不清这锣鼓声究竟是从哪一方敲出来的，就觉得满山遍野都在铿铿锵锵。这种古老的打击乐，多少年来就在鄂西大山里回响，伴奏着一代代土家人的生命旅程。

终于，在密锣紧鼓中，“山花子”呼啸一声蹦了出来，出现在场地中心。

周围的人群立刻爆发一片呐喊尖叫，所有的目光都追随“山花子”跳跃。只见他先在钹钹慢敲中踩着滑稽脚步转圈子、越跑越快，然后就在急鼓点子中打起“架子”。这家伙时而猛跨弓步，时而稳蹲马步，时而舒臂张弓，时而反腿“背剑”，犹如擒虎拿豹、冲阵搏杀，直把围观的人群惊得连连后退。

正当他狂欢撒野的时候，一个巫师打扮的人跳到圈内，仰头张口喷射出一团团火焰。一时烈焰冲天，众人惊叫，那“山花子”也才规矩起来。其实，这法术是那人口含煤油，朝火把上喷射而成焰火的。

拉开场子之后，紧接着就是一阵接一阵的鼓喧人跃、啸叫喝彩，场内场外的人们都忘形地快活。少年儿童在人群中挺起脑袋拼命往里头钻，有时突然脑壳上挨了一巴掌，扭头看原来是顶着嫂子的屁股了。青年小伙和姑娘们在中间你推我搡嬉笑打闹，相好的就故意挤紧，趁机抱一抱。后面的成年汉子则把小娃子顶在肩膀上，挽着婆娘踮起脚观看。老头子们挤不进去，就含着烟杆在周围转悠。看到柴堆上也爬满了人，有的嘴上还叼着叶子烟，抽得一闪一闪的，他就提醒道：“小心火烛啊！”

也有孝顺的儿郎用背篓把七八十岁的老娘背下山来，靠在楼墙边听热闹，他自己就倚着打杵守在旁边照顾，告诉母亲：“山花子”出场了！



“山花子”的表演往往是武打开场、文戏在后，他不但技艺高超而且会插科打诨，念出一段段说古道今的“对口白”，让男女老少听得津津有味、笑得前仰后合。有一段著名的“开场白”，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说打白，我就打白，
我踩起高跷上天台。
听到牛角一阵吹喔，
偈山顶上就起云彩。
清江河水就弯弯拐，
打从呃～天上呀～流下来，流下来！

（锣鼓）咿且一旦咿且咿

它日也来、夜也来，
是晴也来、雨也来，
风也来、雪也来，
雷也来、闪也来，
悲也来、喜也来，
苦也来、甜也来，
从古呃～流到呀～今人怀！

（锣鼓）咿且一旦咿且咿

清江河水流下来，
鱼儿跟着拖网来，
船儿跟着号子来，
骡马跟着铃儿来，
牛羊跟着青草来，
背篓跟着打杵来，
五谷呃～就跟着呀～犁耙来。

（锣鼓）咿且一旦咿且咿

清江河水流下来，
山歌跟着吆喝来，
南曲儿跟着筒板来，
撒也嘴跟着锣鼓来，



龙灯跟着火把来，
高跷呢～就跟着我～山花子来！
（锣鼓）咣且一旦咣且咣
（合唱）清江河水流下来，
花轿跟着喇叭来，
新娘跟着新郎来，
果子跟着花儿来，
月亮跟着日头来。
（高腔）清江河水弯弯拐，
打从天上流下来，
流到呢～海里呀～不回来，
不呀回呀来哟喔～
（锣鼓）咣且一旦咣且咣……

如此动听的台词，讲说着巴土民间的悲欢往事；如此热火的高跷，踩过了山寨年节的祝福祈愿；年节的热闹，总是世代山民生活的希望和留恋。

铿锵的锣鼓、场地中粗犷的表演以及围绕他们狂欢的人群、漫山遍野的火把、接连燃放鞭炮、猛然炸响的“三眼铳”，仿佛驱散了人间所有的哀愁，把前世今生的全部欢乐都唤醒了。而那灯笼火把光焰中的“山花子”形象，又曾经是一辈又一辈土家人追捧的笑星。

如今，那时的“热闹”已经成为清江逝波里的浮光掠影，在记忆的远方偶尔闪烁。现在也还有一些地方节庆活动中表演踩高跷，但人们很难看到过去那种“山花子”的角色了，即使看到了也很少人知道这个角色的来历。

其实，这高跷戏里的“山花子”，民间传说原本是土司时代逃匿山林的奴隶和山民。为了生存，他们模仿古时候巴国武士的模样，出没山寨，卖艺行乞，一度扬名江湖、被世人誉称为“巴方舞者”。

“巴方舞者”遭到容美土司的追剿捕杀，他们被迫游走川东。直到清朝雍正年间实施“改土归流”，他们才回到家乡，和土家山民一道奋起反抗土司的野蛮暴行，配合官兵迫使顽固的土司头领归顺朝廷。他们



第一章 神秘的朝圣者

武陵山脉的巅峰地带，是一派莽莽的高荒。高荒之上峭拔的峰尖，或如刺天长剑，或如锋利的斧锬，陡峭的岩壁反射着天光的惨白。庞大的山体跌宕而下，有的漫延为崇山峻岭，有的断裂为峡谷深渊，成为江流的河床。

流云飘过，苍鹰在高空盘旋，不时俯冲下来，掠过山林，在峡谷中低回。峡谷两边刀削斧劈的绝壁上，古松盘根错节，悬空伸出虬爪似的枝叶。阴森的谷底雾气腾腾、雪浪滚滚，飞瀑和湍流撞击石壁，发出雷鸣般的轰响。

这是清江上游的一段河谷，人迹罕至、舟楫不通，充满原始的野性和荒古的神秘。

偶尔有几只羚羊在悬崖上跃过。而在对岸的山腰，一只斑额大虎正潜伏在岩石上贪婪地注视着它们，不时伸出刺舌搅舔张开的上颚。猛地，它支起前爪俯视山下，警惕地发觉河谷里鸟惊树摇、有异样生物的行动，尾巴就像长蛇一样搅动。

一声愠怒威严的虎啸，闷雷一般在峡谷里震荡开来。

果然，在谷底河岸边，有一群衣着褴褛、模样古怪的人物穿行其间，时隐时现。

他们身手矫健而行动隐秘，专抄人烟稀少的小道攀崖跨壁、越涧跳壕，像山魈一样从上游蜿蜒而下。如此成群结队猛物的出现，一路惊得松鸦扑腾、猿猴警叫、麋鹿和麂子竖耳奔逃，唯有母豹在让开时才敢回头看他们一眼。

沿途很少有人发现这支神秘的队伍，偶尔遇见渔翁和樵夫，他们就

会把途中顺手搏得的山鸡野兔丢一只过去，让惊讶者不要声张。

他们行色匆匆，翻越险峻的天池山，穿过湍急的鱼峡口，进入了清江中游。此刻，他们正踱过峡谷里一片密林，爬上一座名叫香炉石的山峰，便一齐歇下脚来喘一口气。

香炉石山顶上有一方平地，平地上残存着一些石磊的断垣，这是先祖留下的夷城遗迹。在香炉石附近，还有一个叫白虎垄的地方，那其实就是他们开天鼻祖廪君的埋葬地，这些人每次经过这一带都必来瞻仰祭拜。

这时，其中一位年长者伫立在香炉石顶，撩起破旧的衣襟擦拭脸上的汗水，感觉呼啸的山风吹在胸膛上很凉快。他额头上有一道血红的印记，满头白发随风飘飘。

西天的太阳快要下山了，血红的霞光照着他彪悍的身躯和黑黢似的脸，像一头雄狮一样威武而凝重。

那双刻满皱纹的眼眶里放射出明亮的光芒，长者极目远望，清江像一条巨蟒在崇山峻岭间蜿蜒奔流，河水被落日照得白光闪闪。他不禁昂首长啸起来，跟在他后面几个壮汉也齐声唱道：

咂里哦哦喔，
咂里喔喔哦——
相王天子吹牛角，
吹出一条弯弯拐拐、
拐拐弯弯，
清江河——
咂里喔喔哦……

歌声呜呜咽咽，苍凉而哀伤，似乎从遥远的时空传来，回荡在上下八百里清江两岸。

清江川流不息，婉如游龙。

这条被中原人称为“夷水”的古老河道，远在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它就奔流在神州西南巫山、武陵、大娄山系余脉。吞吐云水飞瀑，汇集地河崖涧，清江从鄂西利川齐岳深山里奔涌而出、逶迤西来，流经

恩施、咸丰、宣恩、建始、巴东，到达长阳境内。在资丘，河水到比兹卡码头前旋舞了好几圈，才闯过雪浪滚滚的鱼峡口，淌过银光闪亮的盐池河，来到郁郁葱葱的武落钟离山下。

在这座圣山之下，清江特地绕过一道弯，便一路映着云山楼寨、渔灯篝火，兴冲冲地流过龙舟坪、磨市、鄢家坨，然后邀合汉阳河一道，汇入了陆城下的长江大河，滚滚东流而去。

对于这条河流，他们都特别熟悉、特别亲切。清江就是他们的祖传老家，清江就是他们的血缘母亲。清江里每一条峡谷、每一道河滩，甚至河床上的每一块石头、河流中的每一朵浪花，都令他们魂牵梦绕、生死依恋。这里刻着他们先民渔猎征战的足迹，这里浸透着他们祖祖辈辈含辛茹苦的血汗，这里可以听见他们民族生生不息、一代一代生命降临的婴啼。

清江激荡着他们的胸怀，那长者带着队伍边看边走，从山顶上一路走下河谷，贴着江岸，沿路来到盐池河畔。也许整天赶路已经饥肠辘辘，一个稍微白净者便走到长者跟前咕噜了几句，于是他们在一个隐蔽的沙滩上停了下来。

有几个人爬到山上去拾干柴，有几个人下河去摸鱼。摸鱼是他们的看家本事，他们的祖先就是在清江河里靠渔猎生活的。不一会儿，他们就捉来十几尾活鱼，一一用匕首剖开，每人用树枝串起一条，围着一堆柴火烤食起来。他们一边吃鱼，一边打量着清江上下。

这时，晚霞把一川江水都烧红了，河谷里不时传出激越的号子声。一串串赤裸的纤夫背负着纤索，劲鼓着嶙峋的筋骨，沿着岸边山脚艰难爬行，牵引着舟船逆水行进。险滩处，激流喧哗而下，船头浪花飞溅，掌舵的老大立刻变换号子的调门，紧急地高叫起来：

“威哟威哟～哟哟哟哟～嗨呀！”

岸上的纤夫们也就一声接一声低沉地吼叫：“嗨呀～”

随着每一声吼叫，他们的脚便一齐向前迈进一步。一长串纤夫全都埋头弓背，整个身体奋力前倾，几乎贴着地面，手臂也同时在地上支撑抓爬。木船就在这拼命吼叫和痛苦挣扎中顶住逆流，节节往上移动。滩险水急，木船偶尔也会搁浅，这时就会有一部分纤夫跳到水里，一齐用肩背将船顶过沙礁，然后继续前行。



有时，上游会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吆喝，一只奔放的木排倏地从险滩高处飞流直下，冲浪像雪花一样四溅飞舞。那木排剧烈地颠簸起伏，几度全部埋在浪中，好一会才又冒了出来，再埋下去、又冒出来。排上艄公猫着腰甩开头上的水花，如同骑着猛兽一样向下游冲去。

如此撼天动地的场面，让这些习惯清江风浪和高山险恶的人也格外激动。他们的目光追随那木排往下游望去，而下游一带则风平浪静，又是另一番景象。江流渐渐平缓，江面变得宽阔。粼粼波光之中，一艘艘木船挂着白帆，飘飘荡荡往霞光里飞去。

这情景让他们眼里闪着欣喜。饱食之后，他们沿着江边纤夫踩出的路径继续往下游走去。路过招徕河畔，只见两岸青山相对、村落棋布，一路鸡犬之声相闻，山歌之声悦耳。夕烟缭绕的山寨里，渔樵奔忙、儿童嬉戏。放牧的牛儿响着铃铛从山间归来，羊羔咩咩寻找妈妈，吊脚楼上时而传来母亲叫儿回家的悠长呼唤。

听到这种呼叫声，那白净者就想起自己小时候生病、妈妈晚上为他招魂的情景。她站在山冈上一遍又一遍呼唤着：

“娃儿回来哟……”

她一边呼喊一边往娃儿窝边走，走到近前就抚摸着娃儿的头，讷讷地念叨：

“娃儿回来了，娃儿回来了。”

妈妈的呼唤总是伴随所有的生命旅途，所有生命也最终都必然魂归母怀。白净者心里涌起一阵哀伤和酸楚。这些被当时世人当做山野乞丐、称为“山花子”的人们，从不透露自己真实的身世之谜，但他们记得自己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也是有情有爱的人。

沿着江流的奔腾，穿过夕烟的缭绕，这群“山花子”一路飞奔而行。

终于，他们望见了落日余晖里武落钟离山影，眼里都露出凝重而欣喜的光彩，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他们此次从四面八方赶回故地老营聚集，既是一次神圣的朝祖行动，也是为了一项关乎土民命运的绝密使命。

这群“山花子”本来一直在川东地区活动，只因前不久得知容美土司因为抵制朝廷改土归流而闹腾得十分厉害，才纷纷向清江上游集结，



然后成群结队、一路飞奔而来。而另一部分活动在武陵平山方向的兄弟也将如期而至。

终于，按照预定的期限，他们在正月十五前一天傍晚赶到了武落钟离山下。当“山花子”们悄悄摸过了一道河滩的时候，夜幕中高耸的山峰和山湾里屋宇灯火顿时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他们心中的圣山祖地。

武落钟离山原名留难山、佷山，因为山顶有五座高峰，而隔溪又有一座名叫撞钟埡的山岭，时常传来悬钟之声，所以有武落钟离之称。

武落钟离山独立峻绝，北临清江，南有溪谷，三面环水。五座山峰由北向南排列，其中佷山包和魁头岩上，有廪君族人生活过的赤穴以及后人他而立的庙宇。土家族民众世代口口相传，他们的始祖就诞生在这里。千百年来，川黔湘鄂交界各地的土著山民都经常来此朝拜，常年香火不断。

而山下的一方坪地，也就是因为祭祀频繁、人口聚集而逐步形成了圩集市井、治府邸衙，现为容美属下的都镇土司。其治下方圆百里人烟袅袅，村落棋布，山寨毗连，土客杂居的人口数以万计。土著族人历来都把武落钟离山称为“圣山”，同时也把此地视为朝圣之地，是清江中游古代物流人集的中心，历史相当悠久。

“山花子”们仰望着圣山雄伟的峰影，驻足片刻，便乘着暮色，急速穿越山脚下的土司府城和山湾圩集。

276年前，当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候，都镇土司辖制下的土家山寨已几经变迁。

江湾坪地上已经有了街市，开设了布庄盐铺、客栈骡马店，并有饭庄酒肆。楼阁台榭临街耸立，几重天井大瓦屋坐落其中，聚集着商家富户。坪地中央是一方空坝，那是四方山民逢圩赶集的场地。圩场北面则是土司王府的围墙城门，坐北朝南，依山而建九重五层的王府楼台赫然高耸。在它的阴影下，黎民百姓的木楼茅房则散布于荒山野郊，东倒西歪地蜷缩在偏僻的山坳里。

此刻，高耸的王府楼台上已经灯火通明，像天阙一样浮现在空中，不时传来沉闷的暮鼓和兵丁的吆喝声，似乎比平时更加戒备森严。

楼影之外，山湾市井又是一番人间景象。街坊上，本地大户和夷



名，却不知他此番到来身负绝密使命，只当是他乡遇故知，相见甚欢。

二人便不负这清风明月、碧波轻舟，在高谈阔论中消受了一个良宵。

朝廷派吴学士前往容美，是因为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帝有一道特别的谕旨。

那日深夜亥时，京都圆明园一片静寂，但畅春园淡宁居大殿里依然灯火通明，雍正帝仍在批阅奏折。他搁下朱笔，对着放置在案头上的两折奏帖深思起来，那是容美宣慰使司田旻如上奏的。

对于容美土司，雍正帝之所以处置特别谨慎，不仅因为他盘桓这一地区历史最长、势力最大，武力强迫风险很大，而且这宣慰使司田旻如还是做过康熙皇帝侍卫的人，是由康熙直接任命的，所以雍正觉得应该尽量争取他自动归化。

早在几年前，相邻的忠峒土司田光祖就曾经告发他们坐大侵略、悖逆不道。宣慰使司田旻如居然按九五之尊的规格盖造司衙，阉割土民充当内府家奴，还将自称是吴三桂之孙的无赖游僧吴金枝还俗，嫁以田氏家族之女为妻，差他勾结黔地苗民，到处招纳兵勇。

雍正帝考虑到这些事情直接冒犯皇权，实属罪大恶极，如果明示就不能不派兵征讨，恐将激成叛乱；因此佯作朝廷不知，只叫湖广总督迈柱一面劝告其自行折减司署衙门、释放阉人，一面暗中追查吴逆，以体现天恩怀柔，促其悔改。

这年五月二十二日，湖广总督迈柱又将田旻如“阻险自雄、酷敛淫行、夺人妻女、杀人家口”等种种狂悖暴行列款题参，断言“田旻如实为土司之罪魁、土民之大害。此官一日不除，众土民一日不得安枕”。雍正帝终于决定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为了不造成大的震荡，他考虑再三，觉得采取恩威并用、政治争取和军事压迫相结合的办法，逼使就范。雍正谕示内阁：“今迈柱既奏该土司劣迹种种，实为地方之害难以姑容，自应改土归流，使众土民共享升平之福，但必须经理妥协，俾无惊扰。着迈柱将田旻如劣迹另行具疏参奏，候朕将伊调来询问，再降谕旨，钦此。”

雍正帝的意图，一方面要迈柱将其参奏暂时保密，由朝廷调田旻如来京觐见皇上，当面询问；同时让周边的疆吏采取必要的军事部署，形

成一定的军事压力，防备其异动。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考验田旻如对朝廷的真实态度，让他进则就范、退则背理，被动挨打；而且可以显示圣上仁慈、皇恩浩荡，只让地方官吏去唱黑花脸。

没有想到那田旻如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老奸巨猾，并不轻易上钩，却两番上书自辩推诿。先是于十月四日奏称雨水成灾，要抚恤荒民，不能及时来京，又于十一月初七日上了一道绝命奏折，赫然写着《屈抑难伸吁天请命》，奏称：“……湖省各员立意架词以相倾覆……四路大兵塞径，必欲激动土蛮，以实臣悖逆之罪，不但事出万难，且令臣瞻天无日，为此急切上陈，恳求皇上天恩，全臣微躯。倘一时土民无知，现今惊惶朝日，风鹤皆恐，臣虽百计安辑，而其民情终属狐疑。或于边方大路小径中有一生伤官兵汉民之处，则臣罪万死莫赎矣。为此急切冒罪待命之至，谨具奏以闻。”

雍正帝不禁露出微笑，寻思此人若从速来京，则是非曲直不辨自明，他推诿迟挨，则迹似顽抗，现在吁天请命，看来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这正是收网的时候，岂能姑息放纵，雍正帝便提起朱笔批道：“使不得。汝作速来京好，略再加以推诿，抗违之罪，则朕虽欲宽汝，而亦不能矣。”

他搁笔移开奏折，伸手往暖炉上烘了烘。

雍正皇帝处理朝政十分勤勉认真，大小奏折都必须亲自过目批阅，近年虽然感觉精力不支，但仍然事事深思熟虑。他想到边省总督采取军事压迫是完全必要的，历朝中央政权都会这样处置，但为了避免地方官员不实过激，还是不能偏听一面之词，以免政治上被人非议，便谕示内阁派员到实地考察容美土司的情况。辰时，他又特别给内阁下了一道谕旨。

内阁军机奉谕，宰相张廷玉便委派吴静庵前往容美地区暗访。

此刻，那吴学士正邀约故交学友唐秀才上船来品茗清谈。吴学士向他打听此地风土民情、奇闻异事，那唐秀才想了想，便说：“兄台读万卷、行万里，想必见多识广。如今欣逢国朝盛世，唯独这一片巴方故土，仍在土司野蛮治下，其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天怒人怨，不过早已上达圣听，兄台已有所闻。其司治大逆不道，我不敢多言，仅就土司王府



野蛮淫行、夺人妻女、霸占初夜一桩，也足以令人发指。只是这山野之中，民生虽苦，却钟灵毓秀、代有雄杰，也不乏伟男超女，敢作敢为。他们虽饱受王府摧残，而男欢女爱却依然生死缠绵，犹如野火山风，轰轰烈烈。其别样风流，迥异于平原人的矫揉造作。不妨说两桩与兄台下酒？”

吴学士呵呵笑道：“愿闻其详。”

唐秀才便咪了一口茶，娓娓而侃：“你听那市集之中，不时传来丝弦之声，可知此地早年曾出了一个唱丝弦的名角覃云山吗？”吴学士点头：“听说过。”

唐秀才便说：“此人后来娶得凤凰山上一绝色美女为妻，那可真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啰！于是就罢唱赋闲，终日在家里守着那美人。结果好景不长，那美人不知为何想不开，居然抛却郎君爱女，撒手走了峒婚，岂不可嗟可叹！”

吴学士听罢略表唏嘘，说：“没想到这蛮夷之地，也有性情中人。红颜固然命薄，只是苦了那丝弦之人。啊，此其一，那么其二呢？”

唐秀才道：“其二嘛，可是你们吴家的事。”

吴学士停住茶盏一惊。

唐秀才便问道：“那渔洋关的吴家，可是你们同宗？”

吴学士说：“江西填湖广的时候，倒是去过一支垦荒的，后来就不知下落。”

唐秀才便叹道：“那吴家倒是在那一方立住了根基，只是传了三代，就没有了子嗣，只有两个女儿，本想留家招婿。没料到渔洋关的都爷前来逼婚，那大女儿就跟一个相好的猎人跑了，都爷就将二女儿强抢而去，半路又被一伙‘山花子’救下。那二女儿竟投身草莽，做了压寨夫人。”讲到这里，他便凑近低声说：“听说那不是普通山花子，而是巴方舞者，所以都爷的兵马也无奈。”

然后他又大声讲道：“不知两个女儿流落到何方，从此闭门绝户。”

吴学士长叹一声：“真是家门不幸啊！”

那唐秀才却说：“不过，不幸之中却有万幸。”

吴学士问：“此话怎讲？”

唐秀才便举起杯来，两人同饮一席，然后捻着胡须讲道：



“那美人走了峒婚，却留下一女，由覃云山抚养成人。而你们吴家的那个女儿，跟猎人在山上躲了几年，便改名换姓田氏下山落户，还抱养了一个儿子，这一儿一女……”

二人正讲到兴头上，突然，那坐在船头观夜景的船老板低声向舱中喊道：

“客官快看，巴方舞者来了！”

两人忽听外面喊“巴方舞者”，都大吃一惊。当时人们一般都把鄂西山区的土著人叫“山巴老”，这“山巴老”并不是对山里人的辱称，而是包含着他们和古代巴人的民族关系；而对“山巴老”中的叫花子，则称之为“山花子”。“山花子”之中，又有一群特别神秘的人物，传说他们是古代巴国武士的遗存，所以誉之为今世的“巴方舞者”。

要说，把古代的巴人称之为“巴方舞者”也是有来历的，典故出自甲骨文和《尚书》。“巴方”二字出自甲骨文，意思是巴地方国，这是古籍中对巴人的最早历史记载。而著乎《尚书》的周武王伐纣，就有“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的记载，所以又有“舞者”之谓。这些特别的山花子享有“巴方舞者”名号，因而显得非常神秘，世人闻之色变。

当时吴学士和唐秀才急忙抬头往窗口一看，但见他们的模样彪悍古怪、行动矫健敏捷，确实不同一般的山花子，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那些神秘人物。可是夜幕之中，这群人影如同闪电一般，一晃就倏地不见了。

当时民间盛传，巴方舞者现世，此地必有大事。那么，如果他们真是那些令土司兵丁闻风丧胆的人物，他们为何出现在这里？他们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两人大为惊疑。吴学士便说：“久闻巴方舞者之名，此地乃是他们的出处，唐兄可知他们的真实来历？”

唐秀才沉思片刻，便回道：“巴方舞者的来历，始于巴土民族的起源，相当古老，犹如我们足下的这条清江。千百年来，这清江就如同我们族血一样奔流，它流过了漫长的原始蛮荒，流过了远古的人类薪火。盘古开天，清江河谷里就有敲击柘器的声音；炎黄春秋，我们巴土民族的先祖就在眼前这座武落钟离山上站立起来了。”

七月涨水季节，长江水汛，大水从三江口倒溢进来，把整个西湖都灌满了。湖田里稻谷和玉米都泡在水里，隐约可见。客货船只可以直驶沿湖各岗，渔船也纷纷划到湖中撒网捕鱼。岸上的民户也提着渔罩、扛着虾耙、成群结队到湖边浅水树林草滩上捞鱼摸虾。

母女三人的客船便从香客岩进入西湖，沿南边的山冈而行。客船飘行在湖光山色之中，水底杂草游鱼清晰可见，女儿们兴致勃勃，吴兰便问姐姐想对菩萨许个什么愿，吴玉不说。吴兰就笑道：“你不说我也知道，肯定是要那个‘野猫’早点打花轿来接你！”

吴玉说：“我也知道你想什么，也想听野猫叫！”

吴兰说：“哼，我才不稀罕野猫叫呢，我要老虎叫！”

吴玉吃惊地睁大眼睛咯咯笑。

母亲笑骂道：“你们也不害臊！”

船儿经由过路滩、阳溪坳、江家湾、朱家岗庙儿坡、周家嘴，一路划到陆城城关下的桥河码头停泊。

如果说渔洋关是容美土司的北大门，那么陆城就是门外通往全国各地的口岸。这陆城本是清江、汉阳河进入长江的三江交汇之地，古称夷道。因三国时吴国陆逊在此筑城，又称陆城，历史上设过郡州县，当时属枝江县统辖。长江上的客货船只从这里入口，既可以沿清江上达长阳资丘、抵近土司鱼峡口，又可以从汉阳河进入渔洋关。

当时陆城商旅云集，那桥河码头沿江舟楫相连、帆樯如林。古城四座门楼高高耸峙，东沿长江、南处平坂丘冈、北临三江口、西拥湖泽。城内东南西三条街市十分繁华，西正街更是闹市。那里既有五湖四海的客商，又有本地汉族居民的店铺，周围山区的土家樵夫也经常挑柴来卖，附近农户和渔民上街卖菜卖鱼的更是络绎不绝。

吴家母女三人当日上岸落了客栈，第二天便到西正街买了香纸，前往莲花庵。

出西门两里，过了分路碑，全是一片稻田，禾苗正在怀胎扬花。阡陌之间，她们便看见有一方奇特的荷塘，那荷塘中间一个土包，四周莲花碧荷，名曰莲花堰。据说那中间原本有一朵金莲，只在子夜悄悄开放，被一游僧发现，令人在他坐化后将其骨灰撒入莲芯，遂成坟包。水涇司安抚使唐继勋知道此事后，有心信佛，便捐资在附近临近西湖岗地



清朝立国之初，容美土司头领田甘霖因协助清军剿灭李自成之孙李来亨余部有功，被顺治帝赐封湖广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康熙年间，其子田舜年脱离吴三桂投顺清廷，并配合清军征讨有功，因而又承袭湖广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使司所属的石梁、水沔、椒山、五峰、龙洞等土司原本由唐、刘、张等家族统治，后来都被田舜年一一杀灭兼并，因此田氏家族的容美土司称霸鹤峰长乐地区，其势力范围北至渔洋关与宜都接壤，东至山羊隘石柱山插入湖南石门，南达奇峰关毗连湘西桑植，西有野山关交错长阳、巴东、建始、恩施，疆域纵横 7000 多平方公里。

且说这田旻如号碧峰，乃是容美老宣慰使司田舜年小老婆生的次子，如今才三十出头，生得武敦身材，黑面方脸，扁鼻阔嘴，一看就知道是土家血统。

小时候，田家老爷对这庶出老二并不怎么看重，让他寄籍荆州为民。没想到这小子还挺精明，被纳为枝江县国学监生，后来又不知怎么钻营，居然进入皇宫当了侍卫，有机会接近到康熙皇帝，叫他去充当直隶通州同知。

田舜年晚年，本来已经让大儿子田炳如承袭了职位，可这田炳如居然被湖广总督策动，暗中来往密切。田舜年察觉后，一气之下把他逐出家门。田炳如只好逃到了湖南桑植避乱。康熙四十五年，田舜年到湖广总督请示继职事宜，被总督问罪扣押，不明不白死于武昌。康熙皇帝亲自过问此案，最后决定将田旻如从通州调回家乡接替父职。

田旻如接旨叩恩，便车轿官仪威威赫赫从北方官道南下，也不到武昌拜访湖广总督和巡抚，径直来到了枝江县。枝江是田旻如幼年生活过的地方，可谓第二故乡，知县傅彩见他荣归故里，自是热情款待，留他小住了数日。

当时枝江县治在江南，就是现在的宜都枝城镇，陆路可从松滋石门到达芙蓉山司署，水路可从陆城沿汉阳河进渔洋关。田旻如要一部分人护送家眷走陆路回去，另要枝江县派了一艘官船，送他沿水路行走，顺便视察所辖的长乐坪、白鹿庄、五峰、水沔司、湾潭等地。

田旻如乘船来到陆城，上岸到容美会馆歇息。他少小离家，如今重回故地，便由地方官员陪同各处走走。

到了西正街，登上西门城楼，遥望西南一带崇山峻岭，一派巍峨，